

新詩獎初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林婉瑜表示，「本屆參賽作品的題目與內容之間，有著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比方〈傾城之戀〉是寫被颱風吹毀的城市；《麥田捕手》則被易名爲〈麥寮捕手〉。大量生活題材，寫雨夜，季節氛圍……組詩的分量也增加了，且佳作頗多。倒是過去常見的台語文寫作，今回減少了。」林婉瑜也挑了一些「小題材」的詩作，但不知最後能否出線，「有些作品看來無甚重量，卻帶給我很有分量的驚喜。」

楊宗翰認爲，「有兩點可談：一，此屆作品題材豐富多元，增加評審的可選擇性。較遺憾的是，參賽者未能突破過往文學獎窠臼，儘管參賽規定詩的上限是五十行，但十行、十五行的詩，應該也能脫穎而出——可惜沒有。我們期待更好的作品，而非只注重行數的限制。」

楊佳嫻說，「雖然評過多次新詩獎，但第一次跟王丹搭檔，感覺很新鮮，剛好我自己也會較留意具社會議題的作品，王丹也是，但我們選出來的詩卻相去甚遠，頗有討論空間。我評選時會看作者是否有創新想法並且如何呈現。愈少前人影子者，愈容易停駐目光。此次也有一些雜入閩南語或原住民語言的作品，儘管其他文學獎也得到類似創作，但我很少選，因爲若剝除那些語言，通常會發現其內裡的詩歌語言是很普通的。但這次我們所挑選的幾首，並沒有這樣的問題，除了特定語言的使用之外，還有其獨到內涵。」

「文學不應該太脫離社會，並非文學必然要介入社會，而是，至少要能讓讀者知道你怎麼看待社會。」因此，王丹的評審標準是：「一，看作者是否用心寫，包括詞彙的選擇、結構的搭配、主題的設定。二，除了藝術的部分，我也看一首詩能否清晰反映出作者所關注的社會議題。三，若能有多元含義，我們也會特別看重。」王丹且認為佳作頗多，篇幅有限，為沒能入選的某些篇章感到遺憾。

林德俊與搭檔陳思嫻所選重疊率不高，大約只有五篇。他將參賽作品分為歌詞系、社會系、抒情系，「抒情系如同以往，占其大宗，看不到較創新的語言；歌詞系從標題就很『歌詞』，這應該可以自行發展成一個路線，但細節上還需多加經營。社會系就像有人寫八八風災或六四等題材，有一篇寫馬來西亞反稀土的，令我印象深刻。我覺得最理想的敘事詩是看似無敘事，但敘事暗藏其中。有些作者努力填充非詩的語言，卻痕跡畢露。」

陳思嫻認為，此次參賽作品，親情與對土地的鄉愁等題材較多，「我期待有創意的作品，非標新立異，除了題目吸引人之外，還能有扎實內容。很多詩的語言都很口語，沒有不好，應該看它怎樣表現。另外一個特色是，有許多參賽作品讀來有一種中國年輕詩人會使用的腔調，不曉得是否因為近年來台灣與中國的文化流通，產生了影響？」

新詩獎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唐捐認為：「一首得獎的作品，不應該只是完好、沒有缺點，作者不僅是寫一首詩，還要能創造一種美學。對於詩，一方面要完成它，一方面要能思考它。參賽者如果像寫作文一樣，只寫出符合評審期待的東西，還不如從自我的感受、體會、經驗進行創造，如此，它不僅可以是一首好詩，也不太會有他人的影子。本屆參賽作品的風格與題材都屬多樣，是可喜的現象，雖然有幾個類型較為突顯，比方跟社會議題的結合。但畢竟以詩來表達對社會議題的關懷，跟以論說文來呈現，是不同的。因此，作者如何保持詩的印漬，同時展現詩特有的能耐，讓文字產生效用，也是我關心的重點。」

顏艾琳說，「這次的評審經驗覺得滿沉重的。要挑出心目中的前十首作品也有點掙扎。因為有滿多參賽者的筆法都滿成熟的。這次也挑選較多的敘事詩進入決審，有些充滿魔幻寫實的電影感。」她亦發現，參賽者可能觀摩了其他文學獎的作品，「進行了對既有的詩的挑戰，技藝上是有所增進的。大多數作品都能具有批判感，關懷社會，達到『詩言志』的功能。」此外，她說：「一首好詩，美麗的句子是本該具備的，但我們卻拿掉一些較抒情的作品，因為我們會思考這此詩所帶來的感動，是否能觸動更多人的想法。」

鯨向海表示：「我對詩的看法，有四個方向可以審視，大概也就是清朝袁枚說的：『詩者，人之性情也。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一是音樂節奏（其音悅耳），二

是意象（其色奪目），三是主題（其言動心），四是意境氣氛（其味適口）。」他笑說，「這說法當然不是袁枚原本的意思，請原諒我喜歡重組焊接的癖好。」他說：「音樂節奏最基本，沒有音樂感的詩，就不成詩了。連圖象詩都可以有它們的節奏，要之，『重複』形成節奏，更進一步，我期待讀到此斷代獨特的音樂感，可以是和諧的台灣口語，甚至和最新流行歌曲相呼應的都好。意象的創造一向是詩的核心，我偏愛超越性的，勇於將這個時代優美與困窘的碎片變形重構的意象。主題可大可小，文學獎喜歡偉壯的主題，但有時一些小品也未嘗不能夠震撼內心深處，所謂飛花落葉皆可傷人，不一定非得總是大刀闊斧。第四點最難捕捉也最關鍵，每個詩人都有不同的氣場風格流動吧，這是詩人魅力泉源之所在。大多數人都可能寫出好的節奏意象與主題，但是風格氣氛的辨識度就假造不來了。」

但是這四樣不可能都均衡發展，「有些人注重主題但是不善於發明意象，有些人天生音樂感極佳但貧弱於主題，有些人主題音樂意象都不特別突出，卻奇妙地寫出一種意境。」在他的認知之中，「文學獎也就是小詩壇了，我喜歡根據每個人努力的方向去追索他們是否已經做到出類拔萃，而比較不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像是試圖要求散文句法以形成音樂性的詩必須精簡濃縮，或者嫌棄小品抒情有意境的詩沒有寫關懷社會的題材之類的。這樣未免就強人所難了。」他說，「爲了文學獎而寫的詩難免斧鑿痕跡太重，這是無法避免的歷史共業，一直在惡性循環中，彷彿文學獎的詩就一定是那個『樣子』，評審心中都有固定『範本』，其實這都是違反詩本質的事情。」他建議把平日就寫好的詩拿來投稿比較自然。最後，他表示：「希望我們有天可以多看到那種收錄在詩集裡的好詩，而不是爲了文學獎而寫的『好詩』。」



新詩獎決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一首好詩的條件

時間：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九日下午二時三〇分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委員：吳晟、李進文、陳黎、陳義芝、曾珍珍（依姓氏筆順排列）

會議開始，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本屆共收到七一五篇來稿，由王丹、林德俊、林婉瑜、陳思嫻、楊宗翰、楊佳嫻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六十一篇進入複審。再由複審委員唐捐、顏艾琳、鯨向海選出十六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陳義芝為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吳晟：每個人看待詩的標準很容易有所出入。我也有自己的偏執：第一，我偏重具現實感的寫實性作品；第二，我想誠實表示，若作者想表達的基本意涵很難掌握，我就選擇放棄。雖然我也擔憂是否因此漏掉優秀作品，還好可以倚賴在座其他評審的慧眼，對此部分補強。

陳黎：一首好詩必須要有效率地呈現詩意，讓閱讀者領受到某些亮點跟創意，獲得閱讀的喜悅和

感動。若要成功做到，有賴形式和內容充分的配合。這次決選作品，在多次閱讀後，還是無法找到一篇能讓我毫不猶豫推為首獎之作，但有幾篇，頗能適切、精準地達到接近的效果。

曾珍珍：這些詩我認真地看了幾遍，有幾首似乎太像了，差異性不大，使我猜想是否現在寫詩的朋友當中，正在形成某一種趨勢或風潮？當然，我仍挑選出幾首較有可讀性的作品，尤其一首好詩的結束之處，常會給讀者一個驚喜或亮光。再者，能進入決審應屬佳作，但卻還是有錯別字，經過審慎分辨，那些「錯字」並非作者因為創意而故意使用，這使我感到有些錯愕。

李進文：整批參賽作品讀完，並未發現眼睛一亮之作。我的審稿標準在於作者能否發掘新鮮題材，若書寫舊題材，則視其能否翻轉出新的角度。詩本身必然有作者想表達的故事與思考，但作品是否層次夠清楚，文字與意象的運用、節奏感與結構皆能妥善安排？都是評分重點。文學獎貴在鼓勵創新，若作者寫作手法過於老派，我便會先行剔除。同時，文學獎做為發表形式的一種，作者不該完全不顧讀者感受，使閱讀經驗難受或甚至讀不懂，那樣的詩也不予考慮。

陳義芝：情感若能厚實真摯，大概即是文學作品裡最動人的地方。文學創作當然免不了技巧，但是最高明的技巧，應是隱於無形，而非留下做作痕跡。林榮三文學獎非常受矚目，剛剛各位提到此次作品末如預期傑出，會不會是因為參賽者們都太放不開了，因為參賽過於緊張，便使用過多字詞，企圖表現詩的語法，卻反而降低了詩意？但我仍然覺得有幾首作品是值得閱讀、讚美的。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五篇，結果爲：

四票作品

〈國產汽車〉（吳晟、陳黎、陳義芝、曾珍珍）

〈婆羅門女在閩浮提海濱尋母〉（李進文、陳黎、陳義芝、曾珍珍）

〈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吳晟、李進文、陳黎、陳義芝）

三票作品

〈重金屬〉（吳晟、陳黎、陳義芝）

二票作品

〈1996〉（李進文、曾珍珍）

〈一張老相片——致祖父〉（吳晟、李進文）

〈薄霧：靜物被神描繪〉（陳黎、陳義芝）

一票作品

〈病房蜜月〉（吳晟）

〈我不〉（曾珍珍）

〈臨終筆記〉（曾珍珍）

〈夏日氛圍〉（李進文）

○票作品

〈瀕危中〉、〈麥寮捕手〉、〈非洲草原的動物競色〉、〈雨夜〉、〈不能稱之憂鬱〉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接下來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病房蜜月〉

吳晟：這篇是此次入圍決審作品中，唯一使用台語入詩的。作者文字簡潔，台語的運用亦不險僻、易於了解。作者以一對老夫妻平淡普通的勞動階級生活做為題材，卻能寫出深長的情意。像我們這種年齡，再看這樣的詩，特別有體會。

陳黎：雖然我的母語是台語，卻很少讀到感動我的台語詩，我想，不管使用什麼語言，詩還是得回歸文字、節奏與意象的推敲。此詩讀來雖然情意動人，但意象稍嫌混亂，尤其是後半段，有點可惜。

曾珍珍：此詩最後一行寫「將在海裡大放光明」，太直白地把前面所經營的細膩都給瓦解掉了。李進文：它是台語詩，因此我試著把它念了幾遍，發現用國、台語念都有點怪，也因此無法牽動

我閱讀它的節奏。此外，全詩的意象稍嫌貧乏，最末句確實是敗筆。

吳晟：它不是完全的台語詩，而是以國、台語進行穿插。這做法好不好，見仁見智。但就像我們平常講話，也可能會國、台語交錯。

陳義芝：每篇作品都會有人持正反意見，剛剛有評審說此詩真摯動人，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此詩命名為「病房蜜月」，我不認為當一個人在病房垂危，還會感覺到是跟他在度蜜月，儘管知道生命無幾，但蜜月的甜蜜感應該不會湧出。當然這也只是我的主觀閱讀。再者此詩是作者代外婆所寫，代人所寫之作，不該有隔閡，作者以「潛入動脈游泳」、「泡泡變作飛鳥」、「等待一隻海翁」等意象做為兩人情感的表達，但前後關聯性闕如，流於一廂情願。

〈我不〉

曾珍珍：我必須說，它的開頭欠佳。不過，儘管「我不」二字並不吸引人，但它卻又剛好符合了作者想要使用的「說反話」技巧。全詩呈現在後現代社會中，一個對環保、政治議題都試圖保持距離、漠不關心的人，在其不在乎之中，又保有非常在乎的部分，那一部分的句子寫得非常好：「但我不使用譬喻評斷核子武器／不拿相機拍攝現象／那太像打開真空罐頭破一聲／／即食即飲一夜情」。這類句子充滿修辭原創性，其思維和關心的議題不局限於區域，更是全球性的。最後仍維持他很扁的樣子，反抒情，結尾也很精采。全詩原創性高，設計性強，思辨性掌握得宜，反調書寫的風格一以貫之，最後的 *twins* 也恰到好處，雖然你們都沒投他票，我還是對此詩情有獨鍾。

李進文：此詩以冷漠的方式表達看法，但最終目的應是要能說服他人同意自己。若沒成功進行說服，則會予人「置身事外、好空談」等不適感覺。初讀這首作品原以為作者想討論環保，繼而卻出現了詩歌、政治等議題，感覺主題不夠統一，也無法藉題目好好扣合這些三行一段的句子，很可能是作者自己也不清楚真正想要表達的是什麼。內文有些地方略嫌咬文嚼字，有些不自然的分段或斷行，使整首詩流於破碎。

陳義芝：讀此詩，感覺到作者有一種姿態，但在這麼多節之中，卻少掉了一個可黏著統合的主題、思想或情境。雖然現代詩語言允許某一種機遇性，但要有其巧妙，讓讀者能產生入情入理之感，此詩意象雖多，但有時不在同一個情境，會感覺作者自說自話。比方「我反正不可能拒絕錯誤」，就表現得過於曖昧，需要讀者去傷腦筋。全詩讀完，會覺得缺乏飽滿之感，無法掌握作者的企圖。

陳黎：我猜測此詩是模擬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的詩風：口語，從日常生活小事物著眼，舉重若輕地發現某些生命的真理。但此詩卻流於口號化，因此才顯得內容雜混，意念不清。就像剛剛評審所大力讚賞的結尾，如果作者如此堅持「我不」，又怎會這樣輕易就「讓上帝自由地出入了」？其實，我還滿欣賞它以三行的分段形式進行，但當議題過於混亂，便顯不出這個好處了。

曾珍珍：我再略做回應，我不覺得此詩零亂，因為一首詩本來就可以不只有單一 issue，作者藉由他的「反面姿態」，已將一切他觸及的議題都聚攏在一起。

〈臨終筆記〉

曾珍珍：由於今年我有兩位長輩辭世，類似的經驗太過直接，所以讀這首詩有某種移情作用。當然我也覺得此詩的技巧掌控得不錯，作者用戲劇獨白方式，進行臨終前對世界的告別。它的好處是當我一行行讀下來，滿足了一個讀者的期待，還能再給出一些不在預期內的、新的體會與張力。雖然我自己並無臨終經驗，但常常經歷類似的東西：每一天都像最後一天。當生命看似微弱，依然能蒐集許多力量，寫成作品，那力量是撼動我的。不過，〈病房蜜月〉是代筆，這首詩也可能是虛構的。那麼，我感受到的「力量」或許是被捏造出來的？倘若如此，其中便有作者的矯情和炫才。或許，這也是各位不喜歡此詩的原因？

陳黎：我原本考慮圈選它。但此詩對死亡的接納太幸福、太像卡通影片了。我也不太喜歡一開頭就提到「化療已為身體某部分，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葬禮太早出現，感覺就沒故事好說了。裡頭的「信用卡」意象也稍嫌搞笑。對於死亡的探討，也許再稍加控制、低調些，輕重的拿捏上會更好。

吳晟：作者似乎想要使自己的表達豐富，卻流於渲染。過於紛繁的修辭，會減損一首詩純淨的程度。

李進文：作者其實可以讓文字舒緩些。愈用力，就愈難說服他人。全詩不分段，意象繁複，雖然文中提到了「謝謝你」與「對不起」，讀到後面，卻可能會忘記到底先前感謝與抱歉的理由是什麼。

曾珍珍：它不分段，應該是有模仿dramatic monologue的形式，但有時確實就會讓人覺得太多話、太炫技了。

陳義芝：不同的狀況讀詩，可能都會有不同的感受。我讀詩，還是希望它能感動我。一首好的詩可以有很多讀法，這首詩的一些細節表達得太迂繞、空泛，力量無法顯現。

〈夏日氛圍〉

李進文：仔細想想，此詩分爲五章，互相之間的夏日氛圍並無貫穿，文字也稍嫌輕了些，敘述邏輯上也有點瑕疵，因此我可以放棄此篇。

一票作品

〈1996〉

李進文：作者文字自然，很有畫面，並營造出一種速度感，中間穿插的括號使用得宜，展現出內心的旋律。一路上想起初戀女孩所受的傷害，未真說明，但一看就懂，還能以微小事物反映出時代現象，我個人非常喜愛這首作品。

曾珍珍：此詩是我的第一名，作者用詩的方式寫電影劇本。電影的運鏡本就容許時空的快速切換，作者運用得非常好。語言上，稍有瑕疵的是第三段：「名叫『薄紗誘惑』的檳榔攤裡」讀來有些累贅，但也許作者是爲了他詩語言的律動。這當然是一首情詩，但不濫情。又技巧地嵌合雙重意涵的歷史：有兩人共度的記憶，也有大環境的過去。就創作、敘事、場景的剪裁與穿插，都是我最欣賞的。

陳黎：此詩讀來像通俗劇或流行歌曲。

曾珍珍：我並不覺得此詩俚俗。詩中場景設定，彷彿是描述高雄加工區的工人愛情，恰到好處。

吳晟：此詩有討喜處，在每一段讀得出語言轉換的巧思，彌漫台灣鄉鎮的氣味，也不至於流俗。

故事倒是尋常，談論重遇初戀女友的過程。但有些細節表現得稍嫌曖昧，我沒選它，因為其他首更值得推薦。

陳義芝：這首詩回憶一段戀情，兩個戀人重遇，這是人生可能的際遇，但我確實感覺它寫得很通俗。詩中有一種「文藝青年腔」，比方「沒有一場雨因此淋濕我」。另外，「烏有，就是時代」和「在一滴冷氣水的凝結裡／化為烏有」等句，多處使用「烏有」，過於方便地填充使用，感覺是故作詩語，但語意模糊。有些分行也顯得意義不明，包括結尾處亦然。

李進文：詩中的「烏有」應是雙關，除了台語的「烏有」代表「沒了」，也指涉國語的「烏何有之鄉」。那些曾經美好的事物，都可能跟歷史或往事一樣，突然沒了、「烏有」了。作者技巧高明之處，在於能用他的詩句將畫面呈現。

陳黎：我慎重考慮此詩是否有我漏看的優點，但仍覺得只屬「平常」，我可以接受它有一些不錯之處，但無法接受它「非常好」。

〈一張老相片——致祖父〉

李進文：形式上每段六行，佳句頗多。讀來不會特別注意它的段落，因為不顯造作，藉回憶與現

在的場景，在詩句中交代祖父經過的年代，以及對自己不堪過往的懊悔。文字雖有雕琢卻不顯過重。情感也屬內斂。

吳晟：我滿喜歡這首，它以平實的語言，完整的結構，淡淡敘述中，時有巧妙意象迸現，也能讀出作者飽滿的情感。

曾珍珍：此詩是我看此次參賽作品中最感到拉扯的。作者確實有文字功力，但成敗皆在於它的文字，太雅了。不過，若你接受了這樣的雅，從而進入它的情感，便也有一種吸引人的氛圍。

陳黎：我被各位的說法嚇了一跳，因為這確實是一張「老相片」，一首「老詩」。全詩並非每段都六行，也有七行、五行，但大量堆砌的文字，實在太過於陳腔。

陳義芝：我覺得此詩處理親情，題材難度太低。詩的語言應給人細膩新穎之感，此詩卻用力堆疊，使詩意消解。事實上，以我自己讀中文系的經驗為例，有些約定俗成的「雅」，其實就是「俗」了。

〈薄霧：靜物被神描繪〉

陳義芝：這是一首情詩，每一處都可讀懂，讀通。如第一節以霧帶出非日常的「時光的裂縫」，繼而指涉他曾經歷的艱難的愛。第二節「土製的村莊」或許暗示所愛之人已經死去，所以才要「以餘生等待一場大雨」；直至最末段：「在起霧時只走同一條路／只犯同一個錯。」帶出其不變的心意，全詩表達都能扣合「薄霧」意象，並藉由副標題「靜物被神描繪」將這種情感昇華至聖潔純淨的境

界。

陳黎：此詩承繼了楊牧的抒情傳統，延續了現代主義詩裡某些優點，讓人想起美國詩人Robert Frost的〈The Road Not Taken〉，說話者在經歷過一些事情、或虛或實的薄霧之後，對生命或愛情有了一番體悟。整首詩抒情有餘，但理路發展模糊，稍嫌朦朧。整體架構片段零散，不足以說服讀者它是一篇完整的作品。

李進文：整首詩讀來確實有零散之感，雖然主意象是「霧」，但詩行間過度重複出現，會使人對作者的想像力打折扣，若全篇不談霧，卻能予人「霧」的體會，是否更顯高明？若寫得再柔軟點，會更引人入勝。此外，我不覺得此詩是情詩，更像是討論人的存在。

曾珍珍：我滿喜歡副標題，也能了解它。但讀過幾次此詩，就是無法讀出像陳義芝剛剛所詮釋的情節。但經過他的詮釋，我也讀懂了。他幫助我理解這個詩。雖然一開始覺得作者套用〈The Road Not Taken〉太過機械性，但寫到「另一個自己抵達土製的村莊」那段確實很迷人。

陳黎：而且那一段完全是中文的東西，不是從英文來的。詩人的好處就在於他們常常像「童乩」——我們常常也覺得很多韓波的詩讀不懂，但當我們經歷某此事之後，突然就能懂了。

三票作品

〈重金屬〉

吳晟：此篇的「重金屬」有多重意涵，它書寫台灣棄農業興工業的狀況，點出經濟發展脈絡。詩中的祖父，用良田換來兒子的工廠，第三代的年輕輩則眼見用重汙染換來的經濟發展，甚至最後阿公的田地還落入財團手中。語言順暢，結構清楚，又能巧妙融合「重金屬」和「重金屬音樂」等兩個意象，末段也寫得很好。不過詩裡使用的「地下電台」一詞，是被台北觀點所扭曲的錯誤字眼，現在已經沒有所謂「地下電台」了。

陳黎：此詩觸及土地關懷的主題，但切入點十分獨特，充滿文字的趣味，幽默感巧妙地鑲嵌其中。整首詩以金屬的字眼鋪陳貫串，不分段，似乎有意藉此營造出重金屬音樂的強烈節奏感，不過有些地方略顯矯作，或意念流於簡化，比方他寫在夜店聽重金屬音樂卻突然想起阿公那首〈黃昏的故鄉〉。因為文明或自然、鄉村或都市等議題是無法以二分法黑白立判的。

陳義芝：此篇題材關心農村開發，也觸及兩代人喜好差異，表達上的確有些趣味，藉「重金屬音樂」帶出兩代不同感受，亦雙關地觸及鄉村開發的變化。詩中亮點應是老歌〈黃昏的故鄉〉的出現，亦即「故鄉」變成了「黃昏」的感慨。但有時語言稍嫌囉嗦，比方「福澤及我這個金孫」；敘事密度亦稍嫌鬆散。

曾珍珍：〈我不〉出局了，我可以轉而支持這首。雖然此詩有其有趣之處，但文字欠佳，比方「我說這叫重金屬音樂他們全都歪頭不見」，何謂「歪頭不見」？修辭欠缺精準。另外有一些字詞的使用，如「內心卻響起阿公給地下電台點播的，黃昏的故鄉」，「卻」的出現，像散文分段。一首上

等的詩，文字應避免累贅。

李進文：此詩題材並不新鮮，論幽默，還不如讀楊富閔的小說。另外，全詩過於散文化，平鋪直述悼念一個時代的更替，看不出特殊之處。

四票作品

〈國產汽車〉

李進文：此詩小標題的分類過於隨性，欠缺必然性，比方第二段的「後車廂」或第三段藉「汽車燃料」討論環保議題，和「國產汽車」的關聯性不高。另外，全詩讀來稍嫌囉嗦，所探討的主題，如藉「FM廣播」討論本省、外省議題，亦不夠新鮮。再者，此詩與〈重金屬〉問題相同，僅對現象平鋪直述，未能從詩作中讀出弦外之音。

吳晟：我投此詩一票心情複雜。因為作者愛用長句並且分行，有別於慣見的詩作形式；但他用這種比較直接的語言去敘述，好像也可以成就新的風格。至於題材上，作者以「國產汽車」和台灣的命運或歷史做連結，手法特殊。

曾珍珍：作者以「國產汽車」處理台灣議題，具有某種程度的創意。但內文有錯字，結尾處我也不喜歡，寫得太白了。

陳黎：此詩乍讀頗有新鮮感，講國族，島嶼，愛情，執行時頗有亮點，但企圖心過大，許多段落

似乎無其必要性。如果只用第一段參賽，我就會給他第一名。

陳義芝：此詩構思頗有創意，整體表達豐富，雖然各段組成過於複雜。作者從「國產汽車」的主意象牽引出各段，第一首第一節的確是最精采的。

〈婆羅門女在閻浮提海濱尋母〉

陳義芝：此詩是我的佳作，因為它幾乎只是演繹《地藏菩薩本願經》裡婆羅門女去地獄尋母的故事，還演繹得有點問題。閻浮提本是娑婆世界的海濱，在佛經中則應存有更多層次。其實《地藏菩薩本願經》是本「孝經」，原來的經文描寫婆羅門女撲跌在地、全身肢解的狀況，比此詩更動人。但若未讀過原典，此詩仍有其成為一首詩的情境，也還算能使讀者獲得感受。

陳黎：此詩以地藏菩薩入地獄救母的宗教故事為題材，描寫生動，令人聯想起但丁〈地獄篇〉的地獄景象，有些精采的詩句、駭人卻動人的意象，譬如第三、四節，全詩重點不在詮釋宗教的教義，其張力存在於內在的矛盾，渴盼在茫茫亡魂中辨認出母親，卻又深怕見到美麗的獨特不再的母親。只是全詩的敗筆也在結尾：詩的末句出現「美麗」二字，形成反高潮。

曾珍珍：在我讀來，這首詩雖以佛經典故書寫，卻是一首lesbian poem，詩中「母親」或許已被轉化為西方的Eternal Family，或是情欲的collective。全詩讀來具有深度且耐人尋味，作者不觸及歡娛，而書寫女同情欲裡的掙扎或宗教上的原罪。因此，最末兩句「探照、辨認那些——／默禱永不會是你，美麗的臉」在我看來是寫得太好了，近似於Epiphany。當那「美麗的臉」一顯現，所有的罪

孽與掙扎，都消失了；但卻又是「我」所害怕的。換句話說，若是一個東方女性想書寫女同性戀情欲裡，非celebrate，而是掙扎的層面，從佛經裡借來一個符碼、再進行變造，我覺得是滿好的。

李進文：剛剛曾珍珍老師提供了一種讀詩的角度，如果純粹從孝心和默禱的層面來看，我也覺得作者寫得滿完整的。尤其此詩不使用原典所安排的結果，僅鋪陳尋母過程的心情，是其優點。

〈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

吳晟：此詩清楚呈現原住民特有語法，如「一條沒有禮貌的山路」。而詩中那條沒有禮貌的路，不僅將部落一分爲二，若延伸來看：生活被切成兩半，部落的人也被切成兩半，含意甚多。當公路將文明與都會帶進部落，其產生的效應和生活型態的改變，也被作者清楚描述出來，題材在此次參賽作品中是相當特別的。

李進文：此詩是這屆決賽作品中，讀來最愉快的。看似隨意安排的「它是11號 我是9號」，合起來成了「119」，就有一種意外的趣味。寫得最好的當是最後一段，敘述上也很有張力。

曾珍珍：關於11號和9號，我猜作者應該是寫台11線和台9線。

陳黎：此詩以質樸、口語、天真，或者故作天真的口吻，寫原住民部落的土地因爲開發而被割裂的情況。作者觸及自身俱足的世界被文明或外來強權撕裂的議題，閱讀此詩可以感受到原住民式的幽默和豁達。全詩以原住民或原住民小孩的口吻來寫，主題先行，企圖心不大，缺點少，如果以「缺點少」做爲評分標準，此詩會是我心中的第一名。

陳義芝：此詩也是我的第一名，從視野來看，作者雖處理與大家切身相關的議題，卻又不顯得刻意，語言讀來自然清朗，情景傳神，光看題目就引人思索。作者所挑選的意象是生活的、樸素的，帶有一種敘事性，卻又在敘事中飽含著詩意。再者，此詩有技巧，卻又化於無形。最末句「馬路沒有很寬只是車很快／所以我們都要排隊見上帝」也有多重意涵：一方面是車速很快要等車經過，才能去教堂；二方面是若不小心被撞，那也是「排隊見上帝」。

曾珍珍：我完全接受你們的說服。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病房蜜月〉、〈我不〉、〈臨終筆記〉、〈夏日氛圍〉四篇評審決定放棄。針對其餘七篇獲票作品進行第二輪投票，經評審協商，決議就七篇中自行挑選五篇給分，最高5分，最低1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 20分

（吳晟 4分、李進文 4分、陳黎 5分、陳義芝 5分、曾珍珍 2分）

〈重金屬〉 12分

（吳晟 5分、李進文 1分、陳黎 2分、陳義芝 4分）

〈薄霧：靜物被神描繪〉 11分

（吳晟 1分、陳黎 3分、陳義芝 3分、曾珍珍 4分）

〈1996〉 10分

（李進文 5分、曾珍珍 5分）

〈婆羅門女在閭浮提海濱尋母〉 10分

（李進文 2分、陳黎 4分、陳義芝 1分、曾珍珍 3分）

〈國產汽車〉 7分

（吳晟 3分、陳黎 1分、陳義芝 2分、曾珍珍 1分）

〈一張老相片——致祖父〉 5分

（吳晟 2分、李進文 3分）

經評審討論後，決議依得分高低給獎，由〈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獲得首獎，二獎為〈重金屬〉，三獎為〈薄霧：靜物被神描繪〉。〈1996〉與〈婆羅門女在閭浮提海濱尋母〉同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新詩獎決審簡介



吳晟

一九四四年生，屏東農業專科學校畢業，曾任彰化溪州國中生物科教師。曾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Iowa）國際作家工作室。目前務農

植樹，並從事詩及散文創作，著有詩集《吾鄉印象》等；散文集《吳晟散文選》等。



陳義芝

一九五三年生。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聯合報》副刊主任，現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著有詩集《邊界》等多部；散文集

《歌聲越過山丘》等多部；評論集《現代詩人結構》等多部。





陳黎

一九五四年生。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曾任國中教師。二〇〇五年獲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著有詩集《妖／冶》等多部；散文集《想像花蓮》等多部；樂評集《陳黎談藝論樂集》等；譯有《辛波絲卡》等多部。

曾珍珍

一九五四年生，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東華大學英美語文系教授，專長為比較詩學、神話與文學、女性文學及生態詩學，譯有《寫給雨季的歌：伊莉莎白·碧許詩選》等。

李進文

一九六五年生，逢甲大學統計系畢業，曾任明日工作室總編輯。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著有詩集《雨天脫隊的點點滴滴》等多部，散文集《蘋果香的眼睛》。